

文殊菩薩在楞嚴會上，為我們娑婆世界選擇法門，他曾經講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」。這裡有說到教體，這個體不是性體，不是真如本性；這個體是講教學，就是教學的主體，教學的第一個條件，意思在這個地方。所以《內典講座之研究》裡面是經體，這個要懂得，都不是講自性，不是講性體。世尊教化這個世界的眾生，以什麼為第一個條件？以音聲。音聲那就是言語，就是說法。因為這個地區的眾生，說娑婆世界的眾生耳根最利，看有的時候他看不明白，他一聽就聽明白了，所以聽比看，就是耳根比眼根要利。所以世尊當年在世，沒有用文字，都是用口頭講經。在那個時代，在中國孔老夫子教學也是以音聲，也都是講學，沒有寫成書本。把這個東西變成書本，釋迦牟尼佛滅度之後，弟子們來結集，就過去所聽聞記憶當中的，把它記錄下來流傳後世，成為經典。儒家也是如此，學生將孔老夫子當年的教訓，就自己記憶當中記錄下來，這稱為《論語》，《論語》就是孔子的語錄。這是說明弘法利生、講經說法的重要，講經說法就是以音聲為教體。寫成文字這就是名句文為經體，這是我們在古大德註疏裡頭常常看到的。

可是講經這一道，即使是天才，也需要勤加鍛鍊，何況我們不是天才。中等根性的人，這個練習就是我們成敗的關鍵。我們發心出家，志願從事這個行業，那就必須要遵守兩個基本條件，第一個就是決定要離名聞利養，以清淨平等心度一切眾生，這是第一個條件。第二個條件，講台是勤加練習，決定不能中斷。練習一定要如法，自古以來，代代相傳這個法《天台四教儀》、《賢首五教儀》，那就是講經的方法。但是這個東西太長、太深，現在人嫌太麻煩

，未必能看得懂。所以李老師編這個小冊子，就是《四教儀》跟《五教儀》最簡單、扼要的說明，等於是古人這個《教儀》裡頭的略本。我們有了這個基礎，在這個時代裡面學講經說法就夠了。所以這個小冊子一定要很熟，裡面所說的要很清楚、很明白，這個事情並不困難，它的內容分量不多。

從前李老師講，一般聽講，只能夠得二成，因為他不專心、不注意；如果叫他複講的話，他就會很仔細聽，很認真的聽，這樣他能夠學到六成、七成。這是我們採取抽籤，讓他們自己預備，出來講給我們大家聽，所以採取這個方法。這個方法的好處、利益非常多，逼著大家不能不用功，不能不認真去準備。方法學會了，你未必會用，就跟打仗學兵法一樣，《孫子》十三篇，仔細去研究，二、三個月也能完成，但是你未必會打仗。如何能運用？那就在講台上勤加練習，認真的去觀摩。觀摩就是聽講經，所以學講經的人一定要認真聽講經。聽講經看人家怎麼講法，這個經文如果是我講我是怎麼講法，聽聽他是怎麼講法。我們可以做個比較，我的講法妥當，還是他的講法更好，你在這個裡面就會有進步。

同時聽講經是結法緣，跟講經的人結法緣，跟道場結法緣，跟聽眾結法緣，將來你自己講經法緣殊勝。如果自己學講經，不肯聽別人講經，你就是學會了將來沒有法緣，你沒有場地講，你也沒有聽眾來聽。所以聽講經是結法緣，這個要知道。除非是自己有講經，這個時間跟別的法師講經衝突，那我們沒辦法，不能去，這個沒有關係。如果自己今天沒有講經，其他地方道場有法師講經，你要不去聽經，你就錯了，那在《菩薩戒經》裡面犯輕垢罪。所以受過菩薩戒的人，四十里之內有法師講經，一定要去聽。四十里是什麼？一天來回，從前是走路，你走去聽經，再走回來一日來回。那現在人？現在坐車，現在坐車是這個車一天來回。一天來回，現在不

止四十里，可以到四百里，到高雄了。今天哪有菩薩？菩薩開車，高雄開車到寺裡來四個小時，開來聽一次經再開回去，那才叫菩薩了，擁護道場。當然現在講經的法師多了，就近去聽經也可以。

可是護持要護持正法，不能護持邪法。《楞嚴經》上說的「末法時期，邪師說法如恆河沙」。菩薩決定不能護持邪法，菩薩要護持正法，做正法的影響眾；換句話說，你要有能力辨別邪正，有能力辨別是非。所以我講現在不但講經的人要學這些規矩，聽經的人最好也要學，做個內行的聽眾。希望幫助這些邪師也能轉變成善師，這就好了，那你就功德無量，這一點很要緊。經上常講的善友、善知識，很難遭遇，世間要找一個十全十美的人，找不到。不但找不到，我們回頭來想想自己，自己有沒有做到盡善盡美？自己都做不到怎麼能要求別人？所以凡事回過頭來想想，你心就平靜，也能生一點小智慧。人事物種種因緣，雖不能達到盡善盡美，如果你能掌握到原則，那就有成功的可能。

我跟你們大家講過，我年輕的時候在台中跟李老師學法，我的目的就是學講經，就這麼單純。只要這個地方我能學到東西，怎麼樣苦我能忍受，甚至於怎麼樣的侮辱我，我也能忍受，我決定不離開。為什麼？我離開我學不到東西，那個損失是我自己的。什麼樣的折磨、磨難、誘惑，我決定不動心，我在這裡東西沒有學成，我決定不離開，除非李老師趕我走。李老師不趕我走的時候，你們任何一個人想趕我走，我都不會走，什麼樣的折磨我都能受得了，我一定得學東西。當你學一樣東西，尤其你學得有成就，那個嫉妒障礙是決定不能避免的。我們守住這一條，我們就學成了。外面有誘惑，哪個地方道場好，哪裡好，比你這裡條件好得太多，我也遇到好多人勸我，我也無動於心。我是來學講經的，我就這麼個單純條件，你那個地方沒人教我，沒有一個像李老師這麼樣熱心教我的人

，這成功的祕訣。這是你學會了，學會了要練習。

我遇到館長，館長一生對我最大的幫助，就是幫助我這個講經沒中斷，其他的我們不必去過問，只有這一點就成功了。她能夠想辦法找地方，想辦法去拉一些聽眾，讓我一個星期至少有二、三次機會講經，三十八年沒有中斷。就是這一點就行，其他的都可以隨緣，這就成功了。在這個期間當中，也有不少人說哪裡有好地方要請我去，要我離開館長，我也沒有動心。原因在哪裡？我知道一個基本的原則，這是過去李老師告訴我的，我想想是非常有道理。李老師說，除非是真正不得已，必須堅守一個道場。你看看自古以來，祖師大德他有成就的，一生住一個地方。一個地方住久了，你的形象跟人家不一樣，他這個人有定力；如果常常跑，到處跑這個人心漂浮的、散亂的，這個很有道理。除非是一切條件，真的是優於這個地方的條件，但是那個條件，你要曉得就是講經機會的條件，因為我們只有這一條。不是說生活的條件，不是說其他條件，其他條件再好，你把我講經這個斷掉了，我這一生所學的這個打斷，那這些得不償失。

哪個地方，還有一個能夠熱心幫助我來練習講經的，這個找不到了，找不到一個像這樣發心，發長遠心難！露水道心很容易，熱烈的歡迎，給你安排，但是幾個月，二、三年之後就完了，那你的當就上大了。所以長遠心之可貴，我們今天對館長的感激是長遠心。她那個嘴巴說話雖然很厲害，她那是一般人講的是，「刀子口，豆腐心」，她心很軟。她很會罵人，真的要是對付人的時候，她不忍心下手，她做不到，心地很軟。我們跟她相處三十多年，了解她，樣子很凶，實際上很慈悲。在生活上照顧，衣食住行照顧，這是你們大家感受到的，任何一個道場都比不上。她對你們衣食住行的照顧，這個諸位要是其他道場去參學過的，比較比較你就了解。所

以她有她的長處，我們能看人的長處，人都是善知識。

所以道場，一生守住一個道場，你們每一次念佛完了之後，禮祖。你看我們淨宗其他的不說，我們淨宗這十三代祖師，哪一位大德不是堅持守住一個道場，他才有成就的！成就之後弘化一方，也是要住持一個道場。現在由於資訊發達、交通便捷，這在形式上跟過去完全不同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在從前是在一個處所的僧團，一個寺院的僧團，今天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我們也得要有一個僧團，但是我們弘化的場所已經不是一個了。

不學講經的就學儀規，梵唄儀規，梵唄儀規我們也很簡單，我們只有三樣東西，早晚課、打佛七、三時繫念，其他的一概不做。這三種儀規要精熟，我們這三樣東西也要弘遍全世界。哪裡請我們去講經，這也是個班底，我們到那個地方可以表演，可以教導他們怎麼做法，這是行門，講經是解門。所以我們每個同修，我們不學行門就學解門，兩門總要學一門。等於我們這裡面就兩個團，一個是弘法團，一個是佛七團，你不是屬於弘法團，一定就是屬於佛七團。這個儀規要很熟，不但自己如法修學，我們有能力教導別人，對全世界弘揚淨宗。所以這個心量要開闊，心量要大。我們只達到這個目的，其他的一切都能夠容忍，都能夠隨順，只要這兩個目標，奮力的能夠達到。所以，一定要修忍辱波羅蜜，一定要修精進波羅蜜。

在這個地方同修，每天我們早餐這也是上課，早晨十點到十一點半，我們研究討論，解門。下午，現在你們大家念《地藏經》給館長迴向。若在平常，下午是念佛，念兩個半鐘點行門，跟打佛七一樣行門，兩個半鐘點念佛，每次念佛完了大迴向。務必讓佛七儀規都非常熟悉，每天大迴向，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打佛七。三時繫念的儀規也要人人都會，平常沒有事情拿來溫習，勤加練習。自度

度他這才是真正佛弟子，這施主的供養，我們才真能消化得了。別人道場，別的出家人怎麼做法，與我們不相干，我們見到人一律恭敬。學普賢菩薩禮敬諸佛，決定不分別、不執著。總要知道自己所做的還是不夠，還是有許多欠缺，我們努力就是一門深入，精進不懈。

講經的五經一論是根本，根本學會、熟悉了，其餘大乘經可以涉獵。我根本東西，就是本科的東西還沒有熟透，我不學以外的，這個原則要掌握到。所以你根本東西熟透了，你學其他的大乘經不困難，很容易。一般在外面應付的，像《地藏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普門品》，這都是中國人最喜歡聽的，我們也能夠涉獵。還有印光大師提倡的，針對現代人通病來講的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陰騭文》。這些東西都非常好，勸善規過對社會有很大利益，我們也應當要到處去講解，要勸化。對學佛的人《發起菩薩殊勝志樂經》，針對我們現在人毛病。現代人修行為什麼不能成就？犯了裡頭的一些毛病，犯一條就不能成就，何況條條都犯那還得了嗎？所以《志樂經》我們連續講了三遍，三遍都留下有錄音帶、錄影帶，提供給一切同修們做參考。幫助大家反省檢點，改過自新，希望這一生當中都有成就。